

越南漢喃研究院所藏的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

陳益源*

【摘要】

本文乃著重介紹越南人文與社會科學國家中心「漢喃研究院」所藏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並持與中國小說原著一一進行比對，以明其版本文獻上的參考價值。

據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集部「小說」類著錄，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有《南城遊逸全傳》（AC.637）、《雷峰塔》（A.1986）、《天皇準奉治世之時奏明敕》（AC.668）、《回陽因果錄》（AC.427）、《李相公冥司錄》（AC.630）、《世說新語補》（VHv.105）、《尚友略記》（A.1451）、《閱微記節錄》（AC.265）等八部「中國重抄重印本」；此外，集部「金雲翹」類又著錄了《金雲翹傳》多種版本（A.953等），也統稱為「中國重抄重印本」。

按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英文字母代碼有其分類的意義——A：漢文書，AB：喃文書，AC：重抄或重印中國書，VH：漢文書，

*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VN：喃文書，MF：微捲。若就藏書編號來看，似有若干原屬「中國重抄重印本」卻被遺漏了，如《一夕話》（AC.551）等。不過，以上那些被列為「中國重抄重印本」的小說作品，難道全部都是中國古代小說嗎？本文發現其中有的事實上是越南漢文小說才對。

在越南，漢喃研究院並非收藏中國古籍的指定單位。不過，該院所藏的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自有其版本文獻的特殊價值。在越南還沒公開中國古籍藏書目錄之前，漢喃研究院所藏的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仍是我們在越南尋訪中國古代小說文獻的重要憑藉。

關鍵字詞：越南 漢喃研究院 中國 重抄重印 小說

一、前言

2004年9月，一部結合中外學者新編完成的《中國古代小說總目》（含文言、白話、索引三大卷），在大陸隆重問世，主編石昌渝在〈前言〉中表示：

《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的編委會由國內外學者組成，不少條目亦由海外學者撰稿。眾所周知，中國古代小說由於遭到歷代統治者的歧視和禁毀，一些作品和一些作品的原本善本在國內已經湮沒，慶幸的是有些作品流傳到海外，在韓國、日本以及歐美的一些國家保存下來。近百年來國內不少學者到海外訪書，使我們知道了某些小說作品或版本的存在，但限於條件，他們既沒有搜尋殆盡，也不可能作精細的閱讀，即使帶回照片和複印本，也終究不能替代原本；而版本研究不能不經過對原本的目驗。因此，與國外同行們的合作是必要的，這對於本書學術質量是一重要保證。¹

¹ 引自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

本人完全認同上述主張，也肯定《中國古代小說總目》具有較高的學術質量。但忝為編委之一的我，卻對自己未能及時將越南所藏中國古代小說介紹給《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編撰委員會而感到耿耿於懷。

事實上，中國古代小說對越南文學影響深遠²，流傳到越南的中國古代小說數量也必然可觀，可惜越南主管中國漢籍的國家機構（通訊情報研究院）始終未公布藏書目錄，外界無法得知其中究竟有多少中國古代小說寶藏。幸而越南人文與社會科學國家中心「漢喃研究院」在負責保管越南漢喃書籍之外，也典藏了一些「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並且在1993年與法國遠東學院合作出版有法越文版的《越南漢喃遺產目錄》，公諸於世；在《越南漢喃遺產目錄》的基礎上，劉春銀、王小盾、陳義又主編了中文版《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於2002年12月，由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正式出版。如此一來，越南所藏中國古代小說的部分狀況，終於能解開其神秘面紗了。

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的《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係「依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重新及撰寫提要，並依現代目錄學之古籍目錄體例整理成目」³，其集部「小說」和「金雲翹」二類，著錄有「中國重抄重印本」作品，包括《南城遊逸全傳》、《雷峰塔》、《天皇準奉治世之時奏明敕》、《回陽因果錄》、《李相公冥司錄》、《世說新語補》、《尚友略記》、《閱微記節錄》、《金雲翹傳》等九種。本文擬針對這九種作品，持與中國原著一一進行比對，以明其屬性，並判斷其版本文獻上的參考價值。

除了《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集部「小說」和「金雲翹」類著錄的九種作品之外，至少還有《神仙通鑑》、《異聞雜錄》、《一夕話》三種，

² 詳參顏保〈中國小說對越南文學的影響〉，收入克勞婷·蘇爾夢編《中國傳統小說在亞洲》，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2月，第191～236頁。

³ 語見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之〈凡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2月。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雖未註明是「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但可應納入討論的範疇，本文亦將一一加以說明。

二、《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所著錄的九種

首先，讓我們來看《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所著錄的九種。

根據《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凡例》的說明，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英文字母代碼有其分類的意義——(一)1958年接收自河內遠東學院者～～A：漢文書，AB：喃文書，AC：重抄或重印中國書；(二)1958年起由越南各公私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匯集者～～VH：漢文書，VN：喃文書，MF：微捲。然而該館分類並不精準，所以「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的編號，在AC之外，尚有A與VH的可能。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集部所著錄的九種「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就同時出現了AC、A、VH三種編號，它們分別是：《南城遊逸全傳》(AC.637)、《雷峰塔》(A.1986)、《天皇準奉治世之時奏明敕》(AC.668)、《回陽因果錄》(AC.427)、《李相公冥司錄》(AC.630)、《世說新語補》(VHv.105)、《尚友略記》(A.1451)、《閱微記節錄》(AC.265)、《金雲翹傳》(A.953, VHv.1396, VHv.281/1-2)。

(一)《南城遊逸全傳》(AC.637)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第899頁，著錄《南城遊逸全傳》抄本一種(18頁，高17公分，寬12公分)，說：

關於陽玉子和陰貴娘的傳記故事，共四回

此書講述中國天壺府可水縣忠後社人陽玉子，幼時學會玄術變化法，耽迷風月且傲慢，有二子名石左、石右，皆智勇過人；玉子垂涎富家女陰貴娘的美色，攜子騷擾，但被陰貴娘的僕人打敗；玉子賊心不改，多年糾纏陰貴娘，被逼無奈的貴娘只好讓步，年貢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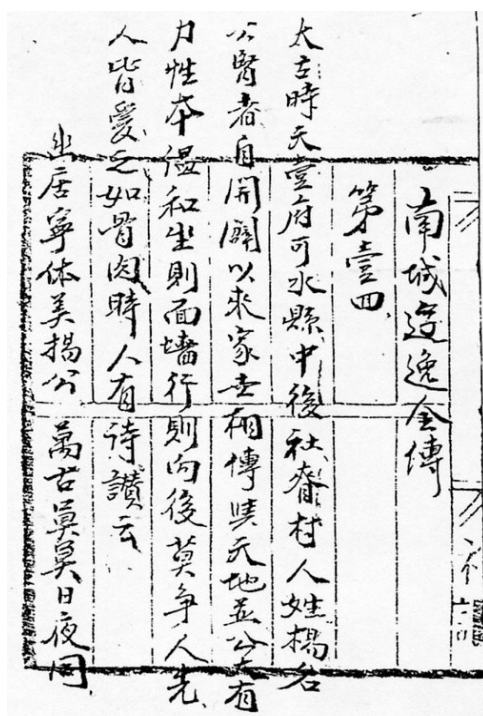
一男一女，但玉子未滿意；原書情節至此，似抄寫未完

後三回有回目，分別是「楊玉子生得兩子，謀攻貴娘」、「貴娘謀拒玉子，貳侍陰圖謀計」、「玉子問計攻貴娘，公腎陳謀招英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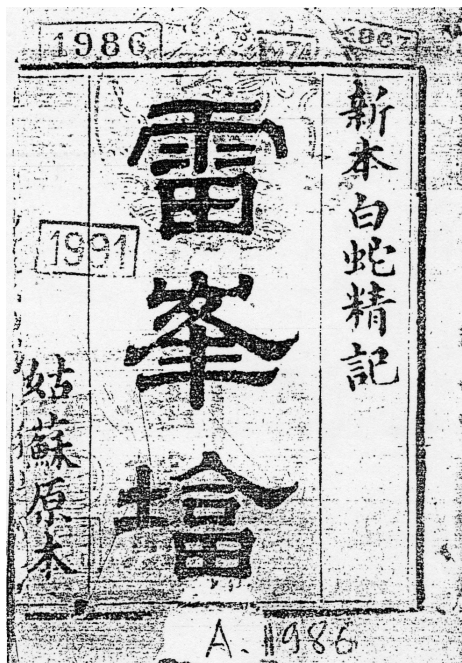
漢喃研究院所藏《南城遊逸全傳》，編號AC.637，以八張版心下端印有「祥記」二字的稿紙抄寫，書題「南城遊逸全傳」，無作者姓名，存四回，第貳～肆回有回目，具章回小說形式，內容則為淺白的文言文。經查中國古代小說書目，均未著錄，如果它真是「中國重抄重印本」，那麼我們就發現亡佚海外的中國孤本小說了。

不過，《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的提要內容有誤：(一)故事主角是「楊玉子」，而非「陽玉子」；(二)楊玉子的父親楊公腎是「太古時天壹府可水縣中後社脊村人」，而非「中國天壹府可水縣忠後社人」；(三)陰貴娘「每歲出貢，或男或女，各壹」，而非「年貢玉子一男一女」。事實上，這是一部把男女性器官擬人化，將做愛寫成做戰的幻想性極高的豔情小說。它的第壹回有言：「至陳英時，追思公有德，故有禁笞之詔。」此處所謂「陳英」，當指越南陳朝英宗（1293～1313），可見這部小說的作者當是越南人士，並非中國作家。

至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為什麼會把《南城遊逸全傳》，編號為AC.637，歸入「中國重抄重印本」呢？估計這可能和它被抄在「祥記」稿紙有關，該種稿紙或許來自中國，但文字內容絕無「中國」二字，



書影 1：《南城遊逸全傳》（AC.637）



書影 2：《雷峰塔》（A.1986）

它不宜被視為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而應該屬於越南漢文小說才對。

（二）《雷峰塔》（A.1986）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第899頁，著錄《雷峰塔》印本一種（272頁，高13.5公分，寬10.5公分），說：

今存印本一種，據嘉慶十一年（1805）蘇州印本重印，有吳炳文序

又名《新編雷峰塔奇傳》

中國章回小說，關於許仙與白蛇的愛情故事

書共五卷，分別題為「謀生計嬌容

託弟，思塵界白蛇降北」、「吳員外見書保友，白珍娘旅店成親」、

「狠郎中設計賽寶，怒太守懷情擬輕」、「遊金山法海示妖」、「法海師奉佛收妖，觀世音化道治病」；其前有16幅插圖

漢喃研究院所藏《雷峰塔》，編號A.1986，封面書題「新本白蛇精記/雷峰塔/姑蘇原本」，目錄書題「新編雷峰塔奇傳」，首有芝山吳炳文序，署「嘉慶十有一年歲在丙寅仲秋之月，作此於西湖官署之夢梅精舍」，有圖8葉16幅，起「遊湖借傘」，訖「脫罪超生」，正文五卷，各卷立有二～三個小目⁴。此一版本狀況，與《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所著錄的「嘉

⁴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抄錄的回目，只是各卷的第一個小目而已。

慶十一年（1806）寫刻『姑蘇原本』」⁵，最為接近；不同的是，漢喃研究院藏本半葉9行，每行17字，且無版心，和「嘉慶十一年（1806）寫刻『姑蘇原本』」（半葉8行，每行17字，有版心）有別。種種跡象顯示，漢喃研究院藏本《雷峰塔》，應當是中國「嘉慶十一年（1806）寫刻『姑蘇原本』」的越南仿刻本沒錯。該本刻工雖然粗糙，但仍有其版本上的參考價值。

講述許仙與白蛇愛情故事的《雷峰塔》小說，現存版本不少，然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最早的「嘉慶十一年刊本」，書中「卷一第十六、十七頁，卷三末，卷五第十三頁反面原缺」⁶；今檢漢喃研究院所藏《雷峰塔》，「嘉慶十一年刊本」所缺卷一第十六、十七頁（32行），卷三末（第十八、十九頁，30行），卷五第十三頁反面（1行，17字：「施主可用湯調化，付與令郎吞服，管教立見」），它都很完整，可以補《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本的不足。

（三）《天皇準奉治世之時奏明敕》（AC.668）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第912頁，著錄《天皇準奉治世之時奏明敕》抄本一種（68頁，高30公分，寬16公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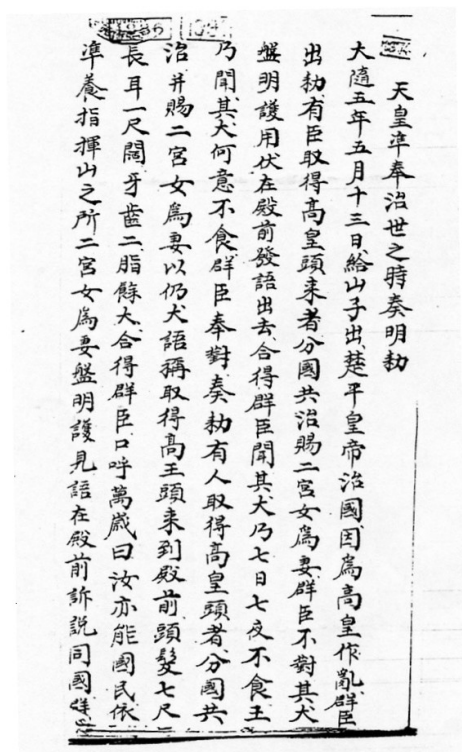
關於盤護族的龍犬祖先的傳說

據書中文件之年代，乃抄寫於康熙四十年以後

其書云：大隨五年之時，楚平皇帝治國，有賊高皇作亂；皇帝無計可施，遂以兩名宮女和半壁江山懸賞，以求得高皇的首級；宮中之犬盤明護得知後，咬死高皇並叨來他的首級，皇帝按章賞賜並讓龍犬的後代繼承俸祿，後繁衍為盤、趙、李、沱、鳳、包、蔣七姓；本書自第5頁起，載此盤護七姓所獲歷代敕封、關帖及相關故事，

⁵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年2月，第603～605頁。

⁶ 語見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影印《雷峰塔奇傳》之前言，徐朔方撰。



書影 3:《天皇準奉治世之時奏明敕》(AC.668)

其中所涉年號有「大隨五年」、「嘉定十七年」、「寶慶二年」、「至元十八年」、「至元二十四」、「大德三年」、「洪武元年」、「永樂六年」、「弘治十三年」、「正德十一年」、「成化二十三年」等

漢喃研究院所藏《天皇準奉治世之時奏明敕》，編號AC.668，無封面，首葉首行題「天皇準奉治世之時奏明敕」，本書第1頁起到第6頁止，就是一篇「大隨五年五月十三日敕給」「良善子孫盤騎山收炤」的山關帖，帖末有云：「……敕天皇準奉治世之時，祖居潮州府洛水縣分，至龍犬子孫，朝廷給山，楚平皇勅帖給付盤皇犬子孫之良善，自住青山荒涼之處，鳥宿之。」此後又抄錄了從「大隨五年」到「康熙四十年」的各式山關執照，內容都與盤護子孫有關。

經查各種中國古代小說書目，從未著錄《天皇準奉治世之時奏明敕》一書；加上「天皇準奉治世之時奏明敕」一語亦不像書名，整本書所彙錄的又都是山關執照而非小說故事。因此，漢喃研究院圖書館所藏AC.668書，是「中國重抄重印本」沒錯，但《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把它歸入「集部—小說—傳奇」類，其實並不恰當。

(四)《回陽因果錄》(AC.427)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第912～913頁，著錄《回陽因果錄》印本一種（146頁，高24公分，寬14公分），說：

有42幅插圖，內容關於冥間案獄

關於湖廣人林嗣麒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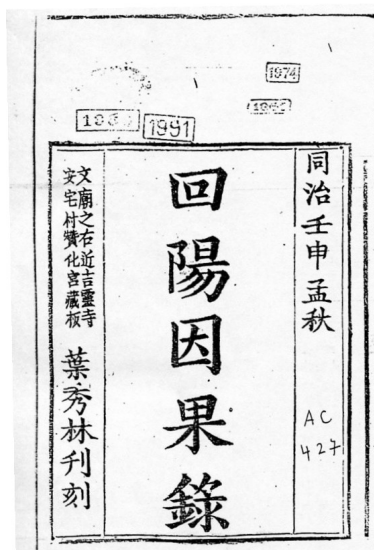
江潮遠序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張友善作《三刻判斷公案圖記序》於道光八年（1828），河內文廟安宅村吉靈寺印於同治壬申年（1872）

其書云湖廣孝感縣有讀書人名林嗣麒，為人公平良善，死後到陰府，看見閻王判案，後再生回陽，記錄地獄裏所見所聞，以明善惡因果

附載《因果錄靈驗記》，記若干善惡報應之事

漢喃研究院所藏《回陽因果錄》，編號AC.427，封面三欄，右欄記「同治壬申孟秋」，中欄題書名「回陽因果錄」，左欄上言「文廟之右近吉靈寺/安宅村贊化宮藏板」，下曰「葉秀林刊刻」，由此可知此書確為在越南重刊之中國書籍。

本書在張友善〈《三刻判斷公案圖記》序〉、江潮遠〈原敘〉之後，有粵東省城外載經堂書坊籲請樂善君子贊助刷印廣為流傳的廣告，稱此書為《金剛經因果錄》；正文版心則作《金剛經因果像註》。無論是《回陽因果錄》、《三刻判斷公案圖記》、《金剛經因果錄》或《金剛經因果像註》，各種中國古代小說書目均未著錄，這跟它是宗教善書的性質有關。《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說本書：「附載《因果錄靈驗記》，記若干善惡報應之事」，其實正是十五則各地人士印送善書《回陽因果錄》俱得善報的靈驗事蹟。這類帶有故事情節的善書，究竟是否可以納入小說的範疇，可能需要再討論。



書影 4：《回陽因果錄》（AC.427）

(五)《李相公冥司錄》(AC.630)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第913頁，著錄《李相公冥司錄》印本一種（68頁，高27.5公分，寬16.5公分），說：

瓊林寺印於黎永盛四年（1708），有序

關於李魏祖的傳說；故事略云李由老天爺派遣，下臨人間，輔佐魏文帝；白晝李魏祖任魏文帝宰相，夜間為陰府裏的「包公」；據李所說，人間為善者逝後得到超脫，作惡者死後則受到地獄酷刑的懲罰



書影 5：《李相公冥司錄》(AC.630)

漢喃研究院所藏《李相公冥司錄》，編號AC.630，封面已缺，殘存二頁手抄《般若經》，影首（圖題「魏文帝判問/李詭（魏）祖上奏」）的背面，刻有瓊林寺和尚釋性燦於「黎朝永盛四年」（1708）所寫的〈《李相公冥司錄》重刊真源畧引序〉，書末則刻有河內省常信府上福縣葛陂社普庵寺住持釋普興，於「嗣德元年」（1848）和「己酉年」（1849）兩度重刊《李相公冥司錄》的助印

信眾名單，可見現存AC.630書是普庵寺於嗣德初年（1848～1849）據瓊林寺永盛四年（1708）重刊本的再刊本，《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著錄有誤。

和上一部《回陽因果錄》同樣的情形是，這部越南重印的《李相公冥司錄》也是宗教善書，各種中國古代小說書目均未著錄。到底它們算不算小說作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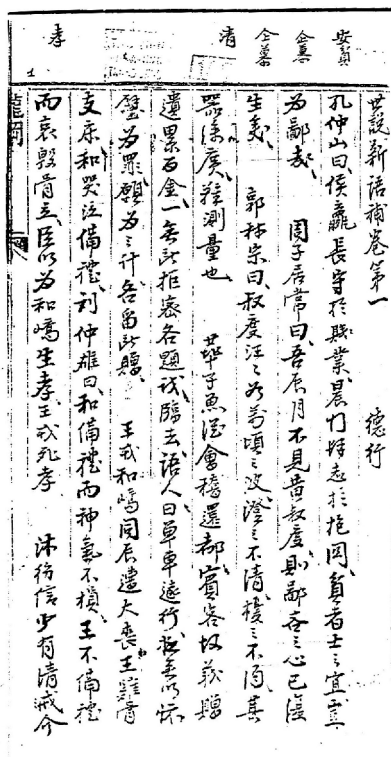
如果算的話，那麼漢喃研究院還有許多同類書籍，例如《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子部--道教與俗信」所著錄的《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AC.453）⁷、《因果實錄》（AC.388）、《好生救劫編》（AC.88）、《吉祥花》（AC.45）、《活世生機》（AC.393）、《棘園勸戒奪命錄合編》（AC.292，AC.240）、《寶訓合編》（AC.677），乃至「子部—儒學」類的《留珍集新品》（AC.431）、「子部—佛教」類的《竹窗隨筆》（AC.350，AC.196/1-2）、《西方美人傳》（AC.290）、《湘山志》（AC.612）等，它們都是三教勸善靈驗故事，又皆為「中國重抄重印本」，豈不也都要被視為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

反過來說，如果這類宗教善書不宜納入一般小說的範疇的話，那麼《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把《回陽因果錄》、《李相公冥司錄》置於「集部—小說」類，就大有商榷的餘地了。

(六)《世說新語補》（VHv.105）

漢喃研究院所藏《世說新語補》，編號VHv.105，封面書題「世說/倉山詩話附」，首葉首行作「世說新語補卷第一/德行」，以下無卷次，「德行」之外，依序尚有「言語」、「政事」、「文學」、「方正（上）」、「方正（下）」、「雅量（上）」、「雅量（下）」、「識鑒」、「賞譽

⁷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第600頁，著錄《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時，誤作《三教源流聖帝佛師搜神大全》。



書影 6：《世說新語補》（VHv.105）

（上）」、「賞譽（下）」、「品藻」等類⁸，凡298則，共使用36葉版心上端有「龍岡」二字的稿紙抄寫。第37葉起，接抄白毫子（阮櫟審）著《倉山詩話》，與《世說新語補》無關⁹。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所謂「《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存目有明人偽託的《世說新語補》四卷」，指的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為《世說新語補》四卷本，乃凌濛初自何良俊《何氏語林》中削去與《世說新語》原書重複者，以其餘部分為此書，托名王世貞，為明世作偽之習；不過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因為今檢《何氏語林》三十卷，其中全無《世說新語》原文¹⁰。今核

對李卓吾批點本《世說新語補》二十卷¹¹，得知越南抄本《世說新語補》298則中雖有13則不見於劉義慶原著、何良俊增補的《世說新語補》，但它大體上仍是何本《世說新語補》前十卷的節抄本無疑，《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指此書是「劉義慶《世說新語》的越南抄本」，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⁸ 「識鑒」、「賞譽（上）」原作「識鑒（上）」、「賞譽」，今逕改；越南抄本《世說新語補》第291～298則已屬「品藻」類，原書漏寫，今逕補。

⁹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將《倉山詩話》別立條目，同註3，第746頁。

¹⁰ 參見《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文言卷》，同註1，第398～399頁；寧稼雨撰。

¹¹ 台北：廣文書局，1980年12月影印日本元祿七年（1694）林九兵衛梓行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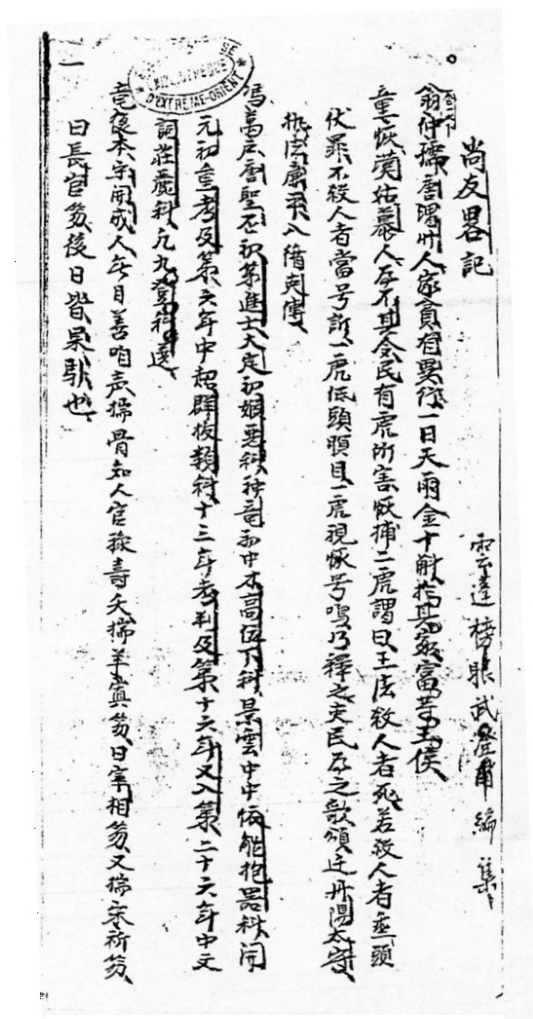
越南抄本《世說新語補》所根據的底本可能與我們一般所見的《世說新語補》不同，也因此它具有《世說新語補》版本研究的重要參考價值。

(七)《尚友略記》(A.1451)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
第915頁，著錄《尚友略記》抄本
一種（66頁，高25公分，寬12公
分），說：

筆記252篇，錄自中國子史
集部諸書，武澄甫編輯
其中包括吳道子心有粉
本、徐佐卿被雁謝恩、孫
叔敖遇兩頭蛇而埋之等
書末有目錄

漢喃研究院所藏《尚友略
記》，編號A.1451，首葉首行題
書名「尚友略記」，下署「雲蓬
榜眼武澄甫編集」，書尾末行作
「尚友略畢」，下有小字記此抄
本「共三十三張/二百五十二
人」，然全書並無目錄，而且實
抄247則¹²，非252篇，《越南漢喃
文獻目錄提要》著錄有誤，「錄
自中國子史集部諸書」之說亦有



書影 7：《尚友略記》(A.1451)

¹²《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所舉例的吳道子，是第16則；徐佐卿，是第5則；孫叔敖，是第40則。

待商榷。

經查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有廖用賢編《尚友錄》二十二卷，仿《萬姓統譜》之例，以韻為綱，以姓為目，廣輯周秦至南宋的名人小傳。之後，有人編其續集二十二卷、三集十卷，清代又見《國朝尚友錄》八卷坊本。到了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有鴻寶齋出版應祖錫編輯《增廣尚友錄統編》二十二卷石印本，則是歷來四種《尚友錄》的整合¹³。漢喃研究院所藏的《尚友略記》，從第1則「翁仲孺」，到第247則「霍里子高」，全都見於《增廣尚友錄統編》，而且排列次序也大體相同，可見它是直接從中國《尚友錄》選抄而來，並非越南武澄甫錄自中國子史集部諸書。又由於該抄本存有「卷一以下」、「卷二以下」至「卷二十二以下」的小字註記，可見其底本必為二十二卷；再就抄錄的內容來看，由於《尚友略記》247則中無一是宋以後的人，因此，它直接根據明萬曆廖用賢所編的二十二卷本《尚友錄》重抄的可能性頗大。

（八）《閱微記節錄》（AC.265）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第915頁，著錄嗣德丁丑年（1877）《閱微記節錄》印本一種（293頁，高29公分，寬16公分），說：

《閱微草堂筆記》的節選本，紀昀原著，有目錄、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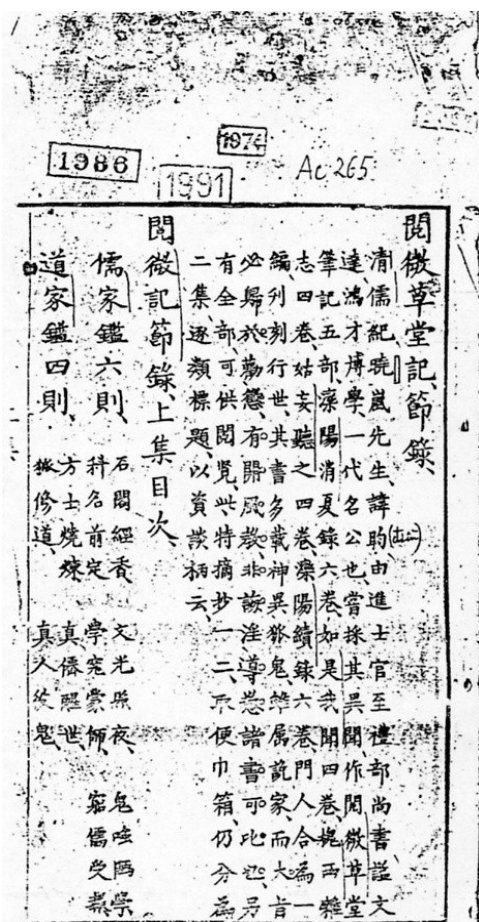
此書共摘錄一百七十則因果報應故事，用以勸善懲惡，宣揚佛道
漢喃研究院所藏《閱微記節錄》，編號AC.265，分上、下兩集，兩集首葉首行均題「閱微草堂記節錄」，尾葉末行均記「嗣德丁丑新鐫」，兩集卷首又都有目次，目次之上均題「閱微記節錄」，目次之前各有小引曰：「清儒紀曉嵐先生，諱昀，由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達，鴻才博學，一代名公也。嘗採其異聞，作《閱微草堂筆記》五部：《灤陽消夏錄》六

¹³參見吳邦升〈《增廣尚友錄統編》序〉，刊於光緒壬寅（1902）十一月鴻寶齋石印本《增廣尚友錄統編》，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一編第五～六冊，台北：新興書局，1988年。

卷、《如是我聞》四卷、《槐西雜志》四卷、《姑妄聽之》四卷、《灤陽續錄》六卷，門人合為一編，刊刻行世。其書多載神異狐鬼，雖屬說家，而大旨必歸於勸懲，有關風化，非誨淫導慾諸書可比也。另有全部，可供閱覽，此特摘抄一二，取便巾箱，仍分為二集，逐類標題，以資談柄云。」其目次分「儒家鑑」、「道家鑑」……等38類，每鑑最少一則，最多十二則，共171則（非一百七十則）。

紀昀（1724～1805）的《閱微草堂筆記》二十四卷，包括《灤陽消夏錄》六卷，作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如是我聞》四卷，作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槐西雜志》四卷，作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姑妄聽之》四卷，作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灤陽續錄》六卷，作於嘉慶三年（1798）；五種成書時曾分別刊行，門人盛時彥於嘉慶五年（1800）合為一編，取名《閱微草堂筆記》，後世各種翻刻、選刻、注釋本頗多¹⁴。據越南刊本《閱微記節錄》的小引看來，節錄者對於紀昀及其作品十分了解，而他能將《閱微草堂筆記》裡的故事做細緻的分類、命題，亦足見他對紀昀小說的熟稔。

雖然越南刊本《閱微記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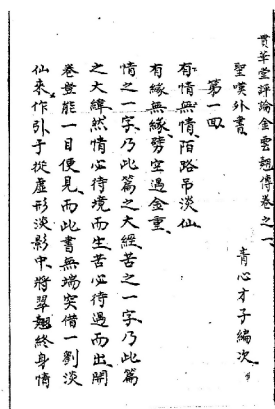


書影 8：《閱微記節錄》（AC.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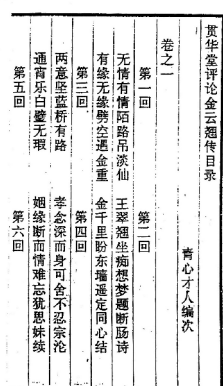
¹⁴參見《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文言卷》，同註1，第645頁；寧稼雨撰。

的篇幅僅達紀昀原著的十之一二，然而在編者精選、精刻之下，對於《閱微草堂筆記》在越南的流傳與影響，必然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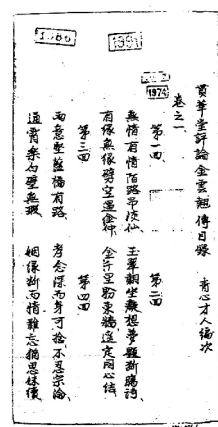
(九)《金雲翹傳》(A.953, VHv.1396, VHv.281/1-2)



書影 9:《金雲翹傳》(A.953)



(VHv.1396)



(VHv.281/1-2)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第916頁，著錄《金雲翹傳》印本二種、抄本六種，說：

又名《金雲翹註》、《金雲翹錄》、《金雲翹錄並演南音詩》

漢文小說《金雲翹傳》，共二十回，明代清心才人撰

正文共二十回，每回開頭用四句詩略述內容

.....

此外，三種抄本均題《金雲翹傳》，題清心才人撰，均含目錄一篇，原目編為4689號：324頁抄本，高28公分，寬18公分；410頁抄本，高30公分，寬22公分；464頁抄本，高30公分，寬22公分，有貫華堂的評論

所謂「清心才人」，實為「青心才人」。《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鑑於越南《金雲翹傳》相關作品甚多，因此集部在「小說」之外，特立「金

雲翹」一類，收其漢文傳、喃文傳、詩賦及其他，立意良善，然而它在著錄小說《金雲翹傳》一條時，卻把越法文版《越南漢喃遺產目錄》的第1759號（《金雲翹錄》，被誤認為是明末清初青心才人《金雲翹傳》，實為越南漢文小說）、第3631號（《翠翹錄》，即越南漢文小說《金雲翹錄》）和4689號（《金雲翹傳》，中國小說）併為一條，還說《金雲翹傳》又名《金雲翹註》、《金雲翹錄》、《金雲翹錄並演南音詩》，並註明是「中國重抄重印本」，彷彿這二種印本、六種抄本都是中國小說，其實是將中越小說混為一談，殊不可取。

事實上，越南漢喃研究院所藏中國青心才人《金雲翹傳》只有三個版本，即《越南漢喃遺產目錄》第4689號所著錄的三種：（一）A .953（抄本，464頁）；（二）VHv.1396（排印本，非抄本，410頁）；（三）VHv.281/1-2（抄本，324頁）。這三本書的書名都作《金雲翹傳》或簡稱《金雲翹》，並無《金雲翹註》等其他別名。其中VHv.1396乃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據北京圖書館藏嘯花軒刊本排印的大鉛字本，屬中國書籍；VHv.281/1-2則當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大鉛字本的越南過錄本（末署「太平阮德阮太豐謹抄」），這兩個本子都是青心才人《金雲翹傳》的「第一代簡本」¹⁵。至於A .953則較為特殊，它雖然也趨近於《金雲翹傳》「第一代簡本」的系統，但部分內容又比第二代繁本（如大連圖書館所藏山水鄰刊本）、第一代簡本（如北京圖書館所藏嘯花軒刊本）略繁，確實有其版本上的特殊價值¹⁶。

¹⁵關於中國青心才人《金雲翹傳》的版本，可參見董文成〈《金雲翹傳》版本考〉、〈《金雲翹傳》版本考補正〉二文，收入董文成《清代文學概論》，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3月，第2～30頁。

¹⁶關於越南現藏青心才人《金雲翹傳》的版本情況，詳見陳益源《王翠翹故事研究》第三章第二節，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12月，第57～61頁。

三、《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未註明的三種

其次，讓我們再來看《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未註明「中國重抄重印本」的三種。

這三種分別是，《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集部小說類著錄的《神仙通鑑》（A.692）、《異文（聞）雜錄》（A.1449），和史部雜說類著錄的《一夕話》（AC.551）。《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只交代它們是「漢文書」，而未註明「中國重抄重印本」，彷彿視它們為越南漢籍，但這是不對的，因為它們均屬「中國重抄重印本」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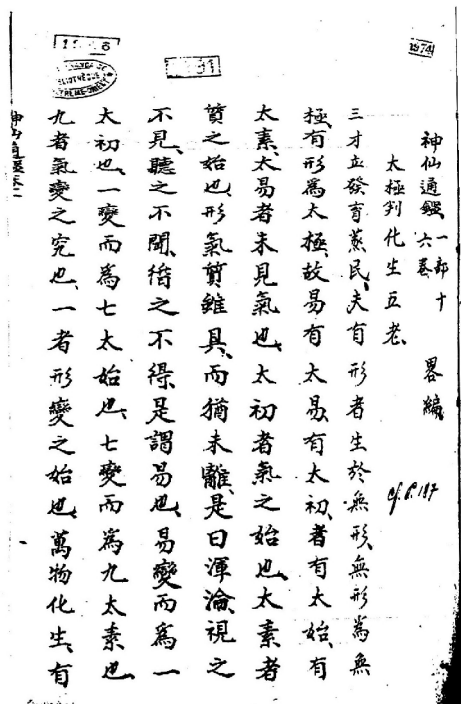
（一）《神仙通鑑》（A.692）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第903頁，著錄《神仙通鑑》抄本一種（140頁，高30公分，寬21公分），說：

故事集，編者不詳

內容包括三皇、五帝、后羿等中國神話故事，老子、莊子、孔子等中國哲人故事，以及天主誕生的故事、佛陀降生的故事等

漢喃研究院所藏《神仙通鑑》，編號A.692，封面書題「神仙通鑑」，首葉首行則題作「神仙通鑑略編」，「鑑」字下有雙行夾註云：「一部十六卷」，存三卷。《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集部小說類只說它是「漢文書」，而未註明「中國重抄重印本」。實際上，這也是一部越南「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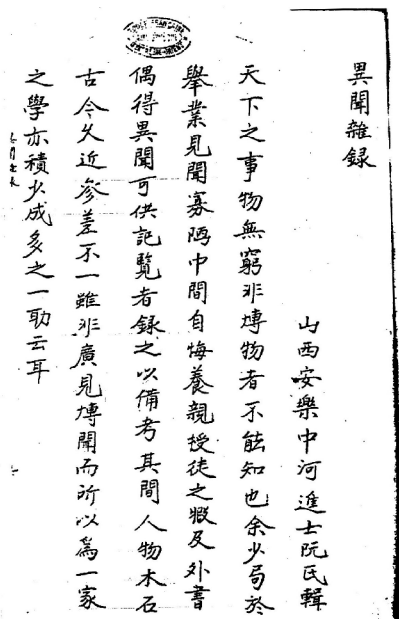
書影 10：《神仙通鑑》（A.692）

今知《神仙通鑑》，全名《歷代神仙通鑑》，又名《三教同源錄》，共三集，首集（卷一～八）為「仙真衍派」，二集（卷九～十六）為「佛祖傳燈」，三集（卷十七～二十二）為「聖賢貫脈」，凡二十二卷，一百九十四節。前二集的編撰者是明末清初徐道，第三集則為清人程毓奇所續撰¹⁷。漢喃研究院所藏的《神仙通鑑略編》所存三卷，經核對《歷代神仙通鑑》¹⁸，可知越南抄本卷一是從《歷代神仙通鑑》首集卷一第一節「太極判化生五者，三才立發育烝民」，選抄到卷四第七節「隱蟠溪垂綸抱道，呈制命踐約迎師」；卷二是從《歷代神仙通鑑》卷四第七節，選抄到卷六第六節「陶朱公復還故我，寶子明自述根源」；卷三則是從《歷代神仙通鑑》卷六第六節，選抄到二集卷九第四節「陰外戚密受丹經，沈侍郎重歸碧落」，三卷篇幅不均，節抄的文字與原書大體一致，順序亦無變化。由於越南《神仙通鑑略編》三卷已抄至《歷代神仙通鑑》卷九，因知所謂「一部十六卷」，當是指抄本所根據的原書乃一十六卷本，該本內容均為徐道所編撰，不包括程毓奇續撰的部份。

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抄本《神仙通鑑》第六十三葉卷三「始皇欲過海上蓬萊」一則，乃抄自《歷代神仙通鑑》卷七第三節「鞭石驅山薄侍郎，送往迎來徐使者」，但抄到「薄侍郎既排山至海，欲建石橋，然知其非人功所能為」句，忽然中斷，下有雙行夾註云：「後召海神化出石塘萬杖（丈），橫海以渡，未知有無，言屬荒唐（唐）。別之仙，而始皇同會，想非仙矣。拙撰批評。」此註並非《歷代神仙通鑑》原有，可能出自越南抄手的加工，至於此人是谁？其所撰「批評」是否存世？則有待繼續追查。

¹⁷參見《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同註5，第426～443頁；《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同註1，第309～312頁。

¹⁸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清刊本，收入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叢編》第一輯第10～17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11月。



書影 11：《異聞雜錄》(A.1449)

(二)《異聞雜錄》(A.1449)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第904頁，著錄《異文雜錄》抄本一種(74頁，高30公分，寬20公分)，說：

傳奇故事集

山西省安樂中河人進士阮氏編輯
內容包括松羅茶、雞語(降筆文)、
海參、師生同試、不落菊花等

此一《異文雜錄》，實為《異聞雜錄》。漢喃研究院所藏《異聞雜錄》，編號A.1449，封面書題「異聞輯錄」，首葉首行、各葉版心則題作「異聞雜錄」，首葉次行下署：

「山西安樂中河進士阮氏輯」，有

小序曰：「天下之事物無窮，非博物者不能知也。余少局於舉業，見聞寡陋，中間自悔，養親授徒之暇，及外書偶得異聞可供記覽者，錄之以備考。其間人物木石，古今久近，參差不一，雖非廣見博聞，而所以為一家之學，亦積少成多之一助云耳。」由序看來，《異聞雜錄》應是越南山西阮進士從「外書」中輯錄的各種「異聞」。他所指的「外書」，最有可能的還是中國書。

經查《異聞雜錄》在小序之後，從「松羅茶(茶)」到「採消者」，連續抄錄了40則筆記¹⁹。這40則筆記，後12則見於清青城子編《志異續編》

¹⁹《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所舉例的松羅茶，實作「松蘿茶(茶)」，是第1則；雞語(降筆文)，實作「乩語」，是第2則；海參，是第4則；師生同試，實作「師弟同應試」，是第14則；不落菊花，實作「菊不落瓣」，是第39則。

²⁰卷一，標題略有不同；而這四卷本的《志異續編》，實際上是宋永岳（湖南慈利人，自號青城子）《亦復如是》八卷的第三、四、六、八卷的改頭換面。《亦復如是》現存嘉慶十六年（1811）刊本，並已標點出版²¹。拿越南所藏《異聞雜錄》抄本來跟《亦復如是》比對，可以確定《異聞雜錄》40則全部是直接選抄自《亦復如是》卷一（9則）、卷二（19則）、卷三（12則），次序稍作調整而已，標題相同，內容也完全一樣，那麼它實應註明是「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才對。

附帶一提，越南所藏《異聞雜錄》全部輯自《亦復如是》一書，極其容易，這與阮進士小序所言「及外書偶得異聞可供記覽者，錄之以備考」的輯錄過程似有差別，小序的來歷不無偽托造假或張冠李戴之嫌。

（三）《一夕話》（AC.551）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第337頁，史部雜說類，著錄《一夕話》抄本一種（281頁，高14公分，寬8公分），說：

雜錄，此書抄錄三種不同內容：其一為「集訂誤類」，考訂「堪輿」、「參商」等一百五十個詞語的正誤，共55頁；其二為「集劣性類」，輯錄關於詔諛、倨傲、奢侈、儉嗇、狂妄、奸讒之形態的描寫，共136頁；其三為「集笑倒類」，集錄越南笑話，共90頁

漢喃研究院所藏《一夕話》，編號AC.551，無封面，首葉首行題作「一夕話卷之一」，以下未再出現書名、卷次。本書內容不僅三種，依序計有「集訂誤類」、「集笑倒類」、「集劣性類」三類，以及「吉禮」、「凶禮」、「人品」²²、「人事」（之一）、「人事」（之二）等類，共八種內容。其中「笑倒」一類的作品，乃短篇笑話，可納入小說的範疇；但全書仍屬雜錄性質，《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將它歸為「史部--雜說」，

²⁰台中燈塔出版社曾影印一四卷石印本出版，1956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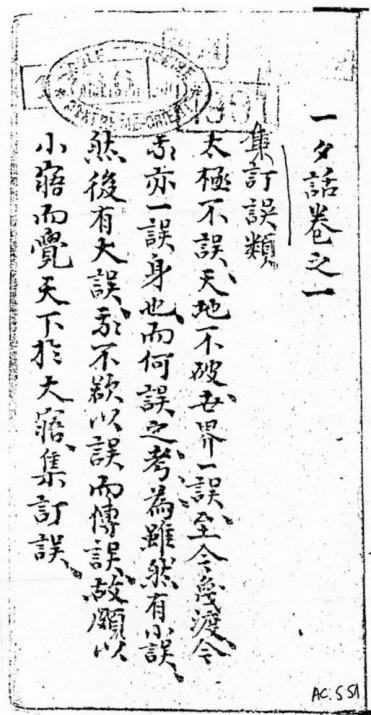
²¹于志彬標點，收入重慶出版社《筆記小說精品叢書》，1999年5月。

²²此類失題，「人品」二字是筆者據其所集內容而暫擬。

是很妥切的。

越南所抄錄的這本《一夕話》，並非明人李卓吾的《山中一夕話》²³，而是清人陳皋謨的《一夕話》。據《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文言卷》載，陳皋謨字獻可，別號咄咄夫，康熙間人，北京圖書館藏有清武林文治堂刻《一夕話》二刻五十二種，《又一夕話》十卷殘本²⁴。今核以台北中央研究院所藏「咄咄夫偶拈」之《增補一夕話》六卷本²⁵，發現越南抄本《一夕話》「集訂誤類」、「集笑倒類」係抄自《增補一夕話》卷三，但「集劣性類」以下各類則未見諸《增補一夕話》，可見其底本並非《增補一夕話》六卷本，而可能是北大所藏的十卷本或別的版本。

再者，仔細比較越南《一夕話》所抄錄的「集訂誤類」、「集笑倒類」與《增補一夕話》卷三之後，我們還可以發現越南《一夕話》「集訂誤類」只考訂「堪輿」、「參商」等44個詞語的正誤（而非150個），這44則都選抄自《增補一夕話》卷之三「訂誤類」無誤；至於「集笑倒類」所集錄的笑話105則，除了第1則「鐵匠吟詩」、第2則「吟詩自註」不明來歷，第90則「阿堵」、第91則「盜跖」、第92則



書影 12：《一夕話》（AC.551）

²³書題「卓吾先生編次／笑笑先生增訂／哈哈道士較閱」，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說》子部小說家類曾據明刻本影印出版。

²⁴石昌渝主編，同註1，第524～525頁；寧稼雨撰。

²⁵《筆記五編》影印出版，台北：廣文書局，1976年8月。

「矛盾」、第101則「西施隨范蠡」、第102則「杜十姨五撮鬚」係從前面的「訂誤類」移來之外，其餘98則也都是選抄自《增補一夕話》卷三「笑倒」，這些集錄的笑話都是中國的，絕非《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所言「越南笑話」，這項誤解應該加以澄清。

四、結語

綜合以上所論《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所著錄的九種「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以及未註明「中國重抄重印本」的三種作品，我們可以發現《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的著錄並不精確，有把越南漢文小說誤認為中國古代小說者（如《南城遊逸全傳》），也有把中國小說誤認為越南漢文小說者（如《神仙通鑑》、《異聞雜錄》、《一夕話》之「集笑倒類」），或把中越小說混為一談者（如《金雲翹傳》與《金雲翹錄》），提要內容也有不少錯誤，讀者使用應加倍小心。

扣除越南漢文小說《南城遊逸全傳》、不是小說的《天皇準奉治世之時奏明敕》，和有爭議的宗教善書《回陽因果錄》、《李相公冥司錄》不計，越南漢喃研究院所藏的《雷峰塔》（A.1986）、《世說新語補》（VHv.105）、《尚友略記》（A.1451）、《閱微記節錄》（AC.265）、《金雲翹傳》（A.953, VHv.1396, VHv.281/1-2）、《神仙通鑑》（A.692）、《異聞雜錄》（A.1449）、《一夕話》（AC.551）等八種，確定均屬「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之列。不料其中竟然只有二種編號為AC（重抄或重印中國書），可見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英文字母代碼的分類也有問題，未可盡信。

雖然越南漢喃研究院所藏「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只有八種而已，實在不足以反映中國古代小說大量流傳至越南的真實面貌；不過我們從《世說新語補》、《尚友略記》、《閱微記節錄》、《金雲翹傳》、《神仙通鑑》、《異聞雜錄》、《一夕話》在越南的重抄，以及《雷峰塔》、《閱

微記節錄》在越南的重刊，多少能看出越南對於中國各類小說的歡迎程度，即便它們並非每一部都是名著，越南文士仍舊樂於重抄重刊。

持與中國小說原著一一進行比對的結果，我們不難看出這些越南漢喃研究院所藏「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自有其版本文獻的特殊價值。具體而言，越南所藏《雷峰塔》可補《古本小說集成》影印「嘉慶十一年刊本」的不足；《世說新語補》、《尚友略記》、《金雲翹傳》、《異聞雜錄》、《一夕話》所根據的底本與中國原著常見版本都不相同，在版本學上的價值頗高；而《閱微記節錄》、《神仙通鑑》，則都有越南文士的評論與加工，也值得我們參考。總之，在越南尚未完全公開中國漢籍藏書目錄之前，漢喃研究院所藏的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仍是我們在越南尋訪中國古代小說文獻的重要憑藉。

王小盾先生為《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撰序時指稱：

日本早在公元759年《萬葉集》成書以前就製造和使用假名，朝鮮文的創立在1445年左右，而越南的拉丁文字則出現於十七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才成為法定文字。這意味著，越南的古代史是以漢字為主要載體的歷史，漢文化在域外滲透最深的地方是越南。若要追尋域外的漢文古籍，那麼，越南顯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地區。但與以上事實形成明顯對比的是，漢文典籍在越南的遺存情況基本上不為中國當代學術界所知。²⁶

中國當代學術界長期以來的確忽視了不容忽視的越南地區，幸虧現在有了《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以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的典藏為主，著錄了越南珍貴漢喃文獻，兼及該館所藏的「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其中固然有些內容欠缺準確，但要不是有它的著錄，我們恐怕連這少數幾種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也無從得知，因此，中文版《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的編纂出版，意義益顯重大。

²⁶同註3，第IX頁。

Rewritten or reprinted Chinese fictions restored by Vietnamese Han-Nan research institute

Chen yi-yuan

Abstract

This study is focused on introducing the humanities in Vietnam, and rewritten or reprinted Chinese fictions stored by “Han-N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National Sociology Centre, and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m with the originals of Chinese fictions in order to manifest its reference values on these docu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llections works on “Fiction” category of “Vietnam Han-Nan document’s synopses” edited by Lio-Chan-Ine, Wong-Shao-Dwan and Chen-Yi, Han-Nan research institute has stored eight “rewritten or reprinted Chinese books”, including “Nan-Chen Yo-Yi Chan-Chuan” (AC.637), “Lai-Fon Tar: (A.1986), “Tian-Hwan Chan Fon Chi-Chi-che-Shi Tso-Ming-Chi”(AC.630), “Hwai-Yun Ying-Khaow Lu” (AC.427), “Lee-Shan-Kon Ming-Si-Lu” (AC.630), “Shi-Sho-Shin-Yu Bu” (VHv.105), “Shun-Yo Liua Chi” (A.1451) and “Uhai-Wai Chi-Chai Lu” (AC.265). In addition, in each writer’s collection works of “Chin-Une-Chao” category, there registered many different copyright of “Chin-Une-Chao Chaun” (A.953) that are also called “rewritten and reprinted Chinese books” in general.

According to the coding of book collection in Han-Nan research institute, the English alphabets has their classification meanings—A. Han literature books, AB: Nan literature books, AC: Rewritten or reprinted Chinese books, VH: Han literature books, VN: Nan literature books and MF: Microfiche. As we focus on the coding of the book collection, it seems that parts of those who belong to “Rewritten or reprinted Chinese book” were missed, such as “Yi-Shi Hoa” (AC.551). Nonetheless, could it be said that those fiction works listed on

“rewritten and reprinted Chinese books” would all be Chinese fictions in ancient times? This study has discovered that some of them, in fact, are Vietnamese fictions.

In Vietnam, Han-Nan research institute is not an assigned organization for storing up Chinese books in old times. However, those rewritten and reprinted Chinese fictions the institute has stored do have their unique values on these documents. Before Vietnam public the catalogue for the storages of Chinese books in ancient times, rewritten or reprinted Chinese books that Han-Nan research institute stores would remain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us as to look for the document of ancient period Chinese fictions in Vietnam.

Keywords: Vietnam; Han-Nan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Rewritten or Reprinted; Fiction